

閒情偶記

姚亮

偶遇的詩意，讓匆忙的腳步暫停；凝神咀嚼，平淡的生活亦滋味綿長。

——題記

夢歟覺歟

1

朽木晝寢，似夢非夢，窗外一聲銳響，驚覺從腦海竄到心頭，驟然間整個世界都在搖晃。那情形，宛若兒時於塘畔觀影，對着水中的影子凝眸出神，風乍起，波浪推湧而至，倒影在水波上起伏，心與眼跟着流轉，一片迷離惆恍。

2

輾轉反側，長夜未央，越想入睡妄念越瘋長。昏昏兒兒裏多年的陳穀子爛芝麻被它妙手牽成無盡長卷，苦了我這夤夜孤旅的看客，只好煎熬着欣賞。忍不住想：要能連根線，接到電腦裏，讓它記錄下來，絕對是神來之筆。

畢竟東流去

1

獨處時，常常想起很多過往的人和事。記得爺爺擅長擺龍門陣，真假虛實親歷耳食斑斕駁雜饒有滋味。回家前想着要爺爺講講他一

生的故事，特地帶了錄音筆。一個 84 歲的鄉野老人，走過二十世紀的中國，該有多少可以追問的故事啊。想想都神往。

回家後，發現老人家聽力衰退、談性銳減，已沒了昔日的興趣擺古了。勉強講了幾段，都是我熟知的。只好作罷。時間啊，真是個無情的東西。

2

希望留住的，悄悄溜走了；無論真心假意，都走了。就像一個人在森林中徜徉，遭遇了很多美麗的故事，一覺醒來，發現自己兀立在荒野上，那些溫熱的記憶猶有殘跡，但究竟不在了。寂寥兮惆悵。

亂翻書

1

洗漱完畢，常常近凌晨了。讀兩頁董橋，得一夜清心，無夢到天曉。

讀董橋，真如行在山陰道上。花葉蔥蘢，山川相映，古木珍禽目不暇接。看似平淡無奇處，也能燭幽顯勝。有綺麗，有高格，有疏朗，有淡雅，往古來今宇宙人生之種種滋味俱可在此領略一二。比如陡然心驚，便是其一：

「枯坐書齋凝視一架破書、半壁舊畫，記憶竟如劫後之美術館：四壁名畫一幅不留，只剩牆上框痕斑斑！」（《春日即事》）

「散場斜陽滿街，依原路散步回羅素廣場，途經大英博物館附近之深巷，忽聞 Whitehall 小客棧之酒館傳出優雅鋼琴聲，皆陳年舊曲；入內喝啤酒一杯，滿室清冷，不見酒客，但見琴手老暮，獨自閉目輕拂琴鍵，爛醉於如詩如酒之往昔情懷中。」（《英倫日誌半葉》）

2

發懶了，隨手抽一本，還是木心。無論從哪頁開始，都是那溫

煦睿智的博雅娓娓咕咕。能讀懂的時候，那睿智帶來清明的歡喜，讓人沉湎其間輾轉嬉戲；不明白的時候，為先生感到寂寞，總覺得該有一個人陪伴。寂寞是塵世間的，而今先生不會寂寞。

獨自想念

多年後，才發現，詩人慣於撒謊，蘇東坡更是高手。「人似秋鴻來有信，事如春夢了無痕」，誰見了？重然諾者罕見，盤桓方寸的煩難之事倒不少。「有約不來過夜半，閒敲棋子落燈花」的落寞越來越多地遭遇，那份耐得住性子的氣定神閒卻很難學得來。幾年前讀楊絳先生《我們仨》，往往感動於那一往深情；讀沈三白《浮生六記》，歆羨的也是琴瑟和絃的知音良伴。而今每每想起的，卻是永失所愛的悲傷和獨自追懷的惆悵。

一路有說有笑，誰想到走着走着就散了，只剩下一些殘缺的記憶，遺落在匆促的長旅。不知有沒有人願意拾起一些斷片，拼湊那逝去的靈韻？至少我是一個。一些舊諳的面影或場景，如同秋日的落照隔着疏朗的枝葉漏下來，在心裏發着微涼的溫熱，閃着淡淡的金光。

阿牟抑鬱時，一日致電：「今天去玩，所到處叫『靈山』；坐地鐵回來，見站名赫然『車公廟』，心頭一凜：你看那個『車』是不是像『牟』？偏偏住的地方又叫『福田』！」神啟之下，阿牟加緊念經，每日不輟，終於走出抑鬱。

某兄到圖書館看馬恩全集，翻來翻去缺一卷，遂怒上心頭，痛斥管理人員：「太不像話了，馬恩全集都不全，這可是在中國啊，飯碗還要不要了？可見你們何等尸位素餐！……」管理人員大驚，一陣忙亂，終於查清，答曰：「某卷至今尚未出版。」

春

幾經掙扎，四月的武漢終於走進春天。校園裏一派新綠，性急的櫻花、玉蘭、紫荊開得極喧豔。每日經過一片園子去圖書館，草木的青嫩湧入肺腑，讓人清爽，不由你不沉迷。前兩日風雨緊密，今早園子裏香樟葉遍地，明黃，磚紅，朗潤明麗的天光襯照着，腦海心間只一個字，美！想起古人的一句詩，棠梨葉落胭脂色，不就是眼前的光景嗎？（接下來的一句更漂亮：蕎麥花開白雪香。你不得不佩服他的慧心，一個「香」字來得突兀卻出彩，出人意表地化險為夷，又令平淡陡增韻致。）

秋

從老館三樓望去，茂盛鮮豔的梧桐樹葉精神抖擻。最初是綠色，很深的綠。後來一部份轉黃，幾經風雨，落了些，如今火紅而金黃了，太陽再大點似乎就要燃燒。近處的松樹和桂樹卻依舊那麼綠，終年如斯，一點都不顯疲憊。如此鮮豔地對峙着，加上溫煦甚至有些烘人的陽光，讓你一時躊躇，莫名時令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青年園的草木也悄悄地變換着臉譜。我最愛的一處是那池西的一片杉樹。筆直挺立，疏密有致。走在林間的杉毛上，不用想甚麼名句，已經很詩意了。春夏間，甚而秋天的好長一段時間裏，林間都開着些小花，點綴着青青的草。所謂花遠重重樹，確乎不謬。這一陣子，杉毛轉黃，遠遠看去是另一番景致。省淨淡雅，彷彿秋天在沉思；思想聚在一處，稍嫌穢了些，在這蕭遠的深秋。那商鼎旁的草坪上輕輕地點着幾縷，才算韻味悠遠。池邊的喧囂伸手可及，而隔路相望的這幾株杉樹分外淡定，紗一般的金黃把人引向遼遠的秋的清愁。